

眉山新編十七史策要

二十一



十七史策要

元魏

廿七

李彪上封事七條

高祖時為秘書郎參著作事上表曰

臣聞昔之哲王莫不疊疊孜孜思納讜言以美政庶是以訪董問  
 師不避淵澤詢謀諮善不吝芻蕘用能光茂實於竹素播徽聲於  
 金石巨屬聖上有道遇無諱之朝敢脩往式竊揆時宜謹冒死上封  
 事七條狂瞽之言伏待刑戮其一曰自太和建號踰于一紀典刑  
 德政可得而言也立圓立以昭孝則百神不之饗矣賢才以酬  
 諮則多士盈朝矣開至誠以勸物則朝無以人矣敦六順以教人  
 則四明無凶人矣制官服以明秩則典秩復彰矣作雅樂以協人  
 倫則人神交慶矣深慎罰以明刑則庶獄得衷矣薄服味以示  
 約則儉德光昭矣單宮女以配縣則人無怨曠矣侯府藏以賑錫  
 則大賚周溢矣少自賦役以育人則編口巷歌矣宣德澤以懷遠迤  
 則華荒林舞矣垂至憲以暢幽顯則禎瑞效質矣生生得所事事  
 惟新魏魏乎猶造物之曲成也然臣愚以為行儉之道猶曰雖何  
 者今四人豪富之家習華既深敦樸情淺未識儉素之易長而行  
 奢靡之難久壯制第宅美飾車馬僕妾衣綾綺土木波文縟櫛屢  
 遠裏者衆矣古先哲王之為制也自天子以至公卿下及抱關擊  
 柝其宮室車服各有老品小不得踰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  
 序而人志定今時厚華相競情無常守大為消功之物巨制費力  
 之事豈不謬哉消工者錦繡離又是也費力者廣宅高宇壯制麗  
 飾是也其妨男業言女功者焉可勝言哉漢文時賈誼上疏云今  
 之王政可為長太息者六此即其一也夫上之所好下必從之  
 故魏王好勇士多輕死楚靈好奢國有飢人今二聖躬行儉  
 素詔令殷勤而百姓之奢猶未革者豈楚越之人易變如彼大魏  
 之士難化如此蓋朝制弗宣人未見德使之然耳臣愚以為第宅  
 車服自百官以至于庶人宜為其等制使貴不逼賤卑不替高不



可以稱其侈音用遠。今或者以為習俗日久不可卒革。臣謹言古人革之之漸。昔子產為政一年。百姓歌之曰。我有田疇。子產任之。我有衣冠。子產貯之。鄭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乃改歌曰。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我有子弟。子產誨之。子產若死。其誰繼之。然則鄭人之智。豈前昏而後明哉。且從政者。須漸受化者。難頓改也。今若為制以老品之始末之情。魏士與鄭人同矣。既同。鄭人是為卒有善歌。豈可憚其初怨而不為。然善哉。夫尚儉者。開福之源。好奢者。起貧之兆。然則儉約易以教行。華靡難以財滿。是以聖人留意焉。賢人希準焉。故夏禹卑宮室而惡衣服。殷湯寢黃屋而乘輅輿。此示儉於後王。後王所宜觀其意而取折衷也。孔子為魯司寇。乘柴車而駕驚馬。晏嬰為齊正卿。冠濯冠而衣故裘。此示儉於後王。後臣所宜識其情而消息之也。前志云。作法於涼。其弊猶貪。此言雖略有違。治道。臣之發言。黨或可採。此及三年。可以有成。有成。則人務本。人務本。則奢費除。奢費除。則穀帛豐。穀帛豐。則人逸樂。人逸樂。則皇基固矣。其二曰。易稱王器者。莫若長子。傳曰。太子奉冢嫡之采。盛然則祭。亡主則宗廟無所饗。冢嫡廢則神器無所傳。聖賢知其如此。故垂詔以為長世之法。昔姬王得斯道也。故恢崇儒術。以訓世嫡。世嫡於是乎習成懿德。用大協於黎蒸。是以世統生人。載祀八百。遠蕭氏之君於秦也。殆弃德政。坑焚儒典。非以我方。教厥冢子。於是言成凶德。肆虐以臨黔首。是以饑年不永。二世而亡。亡之與興。其道在於師傳。師傳之損益。可得而言。益者。周公傳成王。教以孝仁禮義。逐去邪人。不使見惡。又選天下之端。主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為衛翼。衛翼良成。王正周道。之所以長久也。損者。趙高傳胡亥。教以刑戮。斬割及夷人。族逐去正人。不得見善士。諂佞讒賊者。為其左右。左右邪。胡亥僻。秦祚之所以短促也。夫皇天輔德者也。豈私周而疎秦哉。由所行之道殊。故禍福之途異耳。昔光武議為太子。黃傳以問其群臣。群臣望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新陽侯陰就。可傳。王張佚。正色三。今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

下平。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正。天下之賢才。光武稱善。曰。置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漢明卒為賢主。然則佚之傳漢明。非乃生之漸也。尚或有稱。而況廼生訓之以正道。其為益也固以大矣。故禮曰。太子生。因宰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于南郊。明家嫡之重。見乎天也。過廟則趨。明孝弟之道也。然古之太子。自為赤子。而教固以行矣。此則遠世之鏡也。高宗文成皇帝。既少時。師不勤教。嘗謂群臣曰。朕始學之日。年尚幼。冲情未能專。既臨万機。不遑溫習。今而思之。豈唯予咎。抑亦師傅之不勤。尚書李訢免冠而謝。此則近日之可鑒也。伏惟太皇太后翼贊高宗。訓成顯祖。使魏魏之功。隨乎前王。陛下幼蒙鞠海。聖勸之。齊及儲官。挺育。復親撫誥。日省月課。窮勞神慮。今誠宜準古立師傅。以訓導太子。訓導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則皇家慶。皇家慶則人幸甚矣。其三日。臣聞國本黎元。人資益食。是以昔之哲王。

莫不勤勸稼穡。盈畜倉庫。故堯湯水旱。人無菜色者。蓋由備之有漸。積之有素。暨于漢家。以人食少。乃設常平以給之。魏氏以兵根乏。制屯田以供之。用不能匱。當時軍國取資。又記云。國無三年之儲。謂國非其國。光武以一畝不實。罪及牧守。聖人之憂世重穀。勢勤如彼。明君之恤人勸農。相切若此。頃年山東飢去。歲京師儉。內外人庶。出入就豐。既廢營產。疲而乃達。又於國縣。實有虛損。若先多積穀。安而給之。豈有驅督老弱。鋤口千里之外。以今況古。城可懼也。臣以為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穰積於倉。時儉則加私之二。國之於人如此。民必力田以買官給。又務貯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又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以為屯人。相水陸之宜。料壤畝之數。以贖贖雜物餘財。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感責六十斛。蠲其正課。并征或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人足。雖災不為大害。又出前代明主。皆務懷

遠人。凡賢引滯。改漢高。過趙水。與毅之。曹晉武。與定。在吳蜀之  
彥臣。謂宜於河表七州人中。擢其門才。引令赴闕。依中州官秩。  
隨能序之。一可以廣聖朝均新舊之義。二可以懷江漢歸有道  
之情。其四。三首帝舜命各縣。惟刑之恤。周公培成王。勿誤于庶  
獄。斯皆君臣相戒。重刑之至也。今二聖哀矜罪辜。小大以情。當  
決之日。多從降恕。時不得已。必垂惻隱。雖前王之勤聽。肆赦亦  
如斯而已。至若行刑犯時。愚臣竊所未安。漢制。舊斷獄報重。常  
盡季冬。至孝章時。改盡十月。以育二微。後歲旱。論者以十月斷  
獄。陰氣微。陽氣泄。以故致旱。事下公卿。尚書陳寵議。冬。至陽氣  
始萌。故十一月有射干。辟荔之應。周以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  
雖雖雞乳。務以為春。十三月陽氣已至。蟄蟲皆震。夏以為春。三  
微成著。以通三統。三統之月。斷獄流血。是不稽天意也。月令仲  
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以起隆怒。不可謂寧。以行大刑。不可謂  
靜。章帝善其言。卒以十月斷。今京都及四方。斷獄甚重。常竟季  
冬。不推三正。以育二微。寬宥之情。每過於昔。遵時之憲。猶或闕  
然。豈所謂助陽發生。垂奉微之仁也。誠宜遠稽周典。近採漢制。  
天下斷獄。起自初秋。蓋於孟冬。不於三統之春。行斬絞之刑。如  
此。則道協山顯。仁垂後昆矣。共五曰。古者大臣有坐不顯而廢  
者。不謂之不廉。乃曰簠簋不飾。此君之所以禮責臣。不明言其  
過也。臣有大譴。則白冠繫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死。此臣之  
所以知罪而不敢逃刑也。聖朝竊遇大臣。禮同古典。自太和以  
降。有負罪當陷大辟者。多得歸第。自盡。遣之曰。深垂隱愍。言發  
悽淚。百官莫不見。四海莫不聞。誠足以感痛死之心。慰戚屬之  
情。然恩發至衷。未著永制。此愚臣敢陳未見。昔漢文時。人有告  
丞相周勃謀反者。逮繫長安獄。頓辱之。與皂隸同。賈誼乃上書。  
極陳君臣之義。不可如是。夫貴臣者。天子為其改容。而躄貞之。  
更人為其俯伏。而敬貴之。其有罪過。廢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  
束縛之。輸之司寇。榜笞之。小吏詈罵之。殆非所以令眾庶見也。

及將刑也。臣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天子曰：子六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上不使人抑而刑之也。孝文深納其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孝武時，稍復入獄，良由孝文行之當時不為永制故耳。伏惟聖德慈惠，豈與漢文化隆哉！今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之時，臣安可陳瞽言於朝？但恐萬世之後，繼躅之主，有若漢武之事焉。夫道貴長久，所以樹之風聲也。法尚不考，所以貽厥孫謀也。焉得行息當時而不著長世之制乎？

韓顯宗言四事書

太和初，除著作佐郎，兼中書侍郎。高祖既定遷都，顯宗上書曰：

其一、竊聞輿駕，今夏若不巡三齊，當幸中山，竊以為非計也。河者當今徭役宜早息，洛京宜速成，省費則徭役可簡，并功則洛京易就。往冬輿駕停鄴，是閑隙之時，猶編戶供奉，勞費為劇。聖鑒矜愍，優旨躬勤，爵泆高年，杳周窮寡，雖賑普霽，今猶恐來夏菜色，況三農要時，六軍雲會，其所損業實為不少。雖調斂輕省，未足稱勞。然大駕親臨，誰敢寧息？往來承奉，紛紛道路，田畝斃發，則將來無資。此國之深憂也。且向炎暑，而六軍暴露，恐生厲疫，此可憂之次也。臣願車駕早還北京，以省涪州供帳之費，并功專力，以營洛邑。則南州免雜徭之煩，北都息分枿之歎。洛京可以時就，遷者僉不如歸。

其二、曰：自古聖帝，必以儉約為美。亂主必以奢侈貽患。仰惟先朝，皆卑宮室，而致力於經略，故能基宇開廣，業祚隆泰。今洛陽基址，魏明帝所營，取濶前代。伏願陛下損之又損，頃來北都富室競以第宅相尚。今因遷徙，宜申禁約，公貴賤有檢，無得踰制。端廣衢路，通利溝渠，使寺署有別，四民異居，永垂百世，不刊之範。則天下幸甚矣。

其三、曰：竊聞輿駕還洛陽，輕將數千騎，臣甚為陛下不取也。夫千金之子，猶不坐垂堂，況萬乘之尊，富有四海子，警蹕於闈闔。



之內者豈以為儀容而已蓋以戒不虞也清道而後行尚恐銜  
蹶之或失況履涉山河而不加三思哉此愚臣之所以悚息伏  
願少垂省察

其四曰伏惟陛下耳聽法音目翫墳典口對百辟心虔万幾憂  
具而食夜分而寢加以孝思之至適時而深文章之業日成篇  
卷雖歎明所用未足為煩然非所以畜神養性顯無疆之祚莊  
周有言形有待而智無涯以有待之形役無涯之智死矣此愚  
臣所不安伏願陛下垂共司契委下責成唯冕旒垂纒而天下  
治矣

又上言求才不必明望

進賢求才百王之所先也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  
之稱今之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而朝廷但  
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叙士人何假冒  
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是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  
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之賤聖皇不取以為臣  
苟非其才雖三石之胤自墜於皂隸矣是以大才受大官小才  
受小官各得其所以致雍熙議者或去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  
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邵便廢宰相而不置哉但當  
校其有寸長銖重者即先舉之則賢才無遺矣

又上言分別民居

伏見洛京之制居民以官位相從不依族類然官位非常有朝  
榮而夕悴則衣冠淪於厮堅之邑穢獲騰於膏腴之里物之顛  
倒或至於斯古之聖王必令四民異居者欲其業定而志專業  
定則不僞志專則不淫故耳目所習不督而就父兄之教不肅  
而成仰惟太祖道武皇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然猶分別士庶  
不令雜居伎作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禁賣買任情取買易  
賤錯居混雜假令一處彈箏吹笛緩舞長歌一處嚴師苦訓誦  
詩講禮宣令童觀任意所從其走赴舞堂者万數徃就學館者

无。一。此則伎作不可雜居。士人不宜異處之明驗也。故孔父云  
里仁之美。孟母引三徙之訓。賢聖明誨若此之重。今令伎作家  
習士人風禮。則百年難成。令士人兒童効伎作。容態則一朝可  
得。是以士人同處。則禮教易興。伎作雜居。則風俗難改。朝廷每  
選舉人士。則校其一婚一宦。以為外降。何其密也。至於聞伎作  
宦途。得與膏粱華望。接閣連房。何其略也。此愚臣之所惑。今稽  
古建極。光宅中區。凡所徙居。皆是公地。分別伎作。在於一言。  
有何為疑。而闕盛美。

眉山新刊十七史文粹卷一百十八

眉山新編南北史策要

元魏書五

高陽王雍一考陟法表

世宗時除太保領太尉侍中世宗行考陟之法雍表曰

竊惟三載考績百王通典今任事上中昔三年昇一階散官上第者四載登一級閑冗之官本非虛置或以賢能而進或因累勤而卒加其無能不應忝茲高選既其以能進之朝任或征官外或速使絕域催督通懸察檢州鎮皆是散官以充劇使及於考陟排同閑伍捨散官之人非才皆劣稱事之輩未必悉賢而考閑以多年諫煩以少歲上取天澤之均下生不等之苦又尋景明之格無折考之文正始之奏有與奪之級明參差之考非聖慈之心改典易常乃有司之意又尋考級之奏委於任事之手涉議科勤絕於散官之筆遂使在事者得展自勤之能散董者獨絕挾衿之所抑以上下之閑限以百捨之判致使近侍禁職抱槃屈之辭禁衛武夫懷不申之恨欲剋平四海何以獲諸又散官在直一玷成九衙使愆夫老羣即坐微纒所逮未以事閑優之節慶之資不以祿微加賞罪毀之犯未殊任事考陟之機推年不等臣聞若奉必書書而不法後代何觀詩云三事靡盬不違啓處又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依依楊柳以叙治兵之役霏霏雨雪又申振旅之勤若折往來日日便是採薇之詩廢杖杜之歌罷又任事之官苦凶請假定省掃拜動歷十旬或因患重請動輒經歲征役在途勤奉百倍苦樂之勢非任事之倫在家私閑非理務之日論優語劇先宜折之武人本挽上格者為羽林次格者為虎賁下格者為直從或累紀征戍靡所不涉或帶甲連年負重千里或經戰換傷或年老衰竭今試以本格責其如初有獎於先退階奪級此便責以不襄理未通也又蕃使之人心抽朝彥或歷險千餘或履危万里登有死亡之憂感懷不返之感魂骨奉忠以尸將命先朝賞格酬以爵品今朝改

式止及階勞拊以代考有乖使望非所以獎勵皇華而敦崇四  
壯者也復尋正始之格汎後任事上中者三年外一階汎前任  
事上中者六年進一級三年一考自古通經今以汎前六年外  
一階檢無愆犯倍年成級以此推之明以汎代考新除一日同  
露階榮下第之人因汎上陟上第之士由汎而退臣又見部尉  
資品本居流外刊諸明令行之已久然近於里巷多盜以其威  
輕不肅欲進品清流以壓姦宄甄深啓玄爲法者施而觀之不  
便則改竊謂斯言有可採用聖慈昭覽更高宰尉之秩今考格  
始宜懷恕者矣臣竊觀之亦謂不可有光國典政之何難

蕭寶寅言考績表

正光二年爲尚書左僕射善於吏職甚有聲名四年上表曰  
臣聞堯典有黜陟之文周書有考績之法雖其源難得而尋然  
條流抑亦可知矣大較在于官人用才審於所莅練迹校名驗  
於虛實豈不以臧否得之餘論優劣著於歷試者乎既聲窮於

鬼五

月且品定於黃帝用効於名輩事彰於臺閣則賞罰之徒差有  
商隼用捨之宜非無依據雖復勇進志退之儔奔競於市里過  
分二涯之請馳騫於多門猶且顧其聲第憤其與奪器分定於  
下爵位懸於上不可妄叨故也今竊見考功之典所懷未喻敢  
竭無隱試陳万一何者竊惟文武之名在人之極地德行之稱  
爲生之最首忠貞之美立朝之善仁義之号處身之端自非職  
惟九官任當四岳授曰介諧讓稱命性將何以克鳳大名允茲  
令問自比已來官同高卑人無貴賤皆飾辭假說用相褒奉涇  
涇同波薰蕕共器求者不能量其多少與者不復覈其是非遂  
使冠履相贊名與實爽謂之考功事同汎陵紛紛漫漫焉可勝  
言又在京之官積年一考其中或所事之主遷移數四或所奉  
之君身各廢絕或具寮離索或同辜凋零雖當時文簿記其殿  
最日又月深駁落都盡人有去留誰復掌其勤惰或停休積稔  
或分隲數千累年之後方求追訪聲迹立其考第無不苟相悅

附共為脣齒飾垢掩疵。妾加丹素。趣令得階。而已無所顧惜。賢  
達君子。未免斯患。中庸已降。夫復何論。官以求成。身以請立。上  
下相蒙。莫斯為甚。又勤恤人隱。咸歸守令。厥任非輕。所責實重。  
然及其考課。悉以六載為程。既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叙。是  
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西南南省。文武閑職。公府散佐。無事  
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朔望止。於豐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  
為限。是則一紀之中。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  
難。此以散位虛名。而外陟之方。甚易。何內外之相懸。令厚薄之  
如是。又聞之。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孟子亦曰。仁義忠  
信。天爵也。公卿大夫。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  
雖文質異時。污隆殊世。莫不寶茲名器。不以假人。是以賞罰之  
柄。恒自持也。至乃周之藹藹。五叔無官。漢之察察。館陶徒請。豈  
不重骨肉。私親親誠。以賞罰一差。則無以懲勸。至公。暫替則觀  
覲相欺。故至慎。至惜。勢勤若此。況乎親非肺腑。才非透底。或充  
卑介之。使始無汗馬之勞。或說與利之規。終慙十一之潤。皆虛  
張無功。妄指贏益。坐獲數階之官。藉成通顯之貴。於是巧詐萌  
生。偽辯鋒出。役方慮以求榮。開百方而逐利。握樞秉鈞者。亦知  
其苦。斯但抑之。則其流已注。引之。則有何紀。極夫琴瑟在於必  
和。更張求其適調。去者既不可追。來者猶或宜改。按周官太宰  
之職。歲終。則令官府各正所司。受其會計。聽其致事。而詔於王。  
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愚謂今可粗依其準。見居官  
者。每歲終。本曹皆明辨在官日月。具覈才行能否。審其實用。而  
注其上下。游辭宕說。一無取焉。列上尚書。覆其合否。如有縱緩。  
即正而去之。不得友復推諉。委不。容其進退。既定其優劣。善惡  
交分。庸短下策。黜凡以明法。幹務忠清。甄能以記賞。摠而奏之。  
經奏之後。考功曹別書於黃紙。油帛。一通。則本曹尚書。與令僕  
印署留於門下。一通。則以侍中黃門印署。掌在向書。嚴加城密。  
不得開視。考績之日。然後對共裁量。如此。則少存實錄。薄止茲

回其內外格裁非庸管乞求博議以為畫一若殊謀異策重關廢輿遺迹所談物無異議者自可臨時斟酌匪拘恒例至如授流引比之詐貪榮末級之請如不限以關鍵其其傍通則其章難除消流遂積穢我彝章撓茲大典謂宜明加禁斷以全至治開返本之路杜澆弊之門如斯則吉士盈朝新藉載煥矣

崔鴻考績議

延昌二年將大考百僚貞外散騎常侍崔鴻以考今於躰例不通乃建議曰

竊惟王者為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揚清激濁故績效能官才必稱位者朝昇夕進年歲數遷豈拘一階半級閱以同寮等位者哉二漢已降太和已前苟必官須此人稱此職或超騰昇陟數歲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而遷進者披卷則人而是爰自則朝貴皆然故能時收多士之譽因号豐賢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一考一考轉一階貴賤內外方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上中才與不自比有同轉雖有善政如黃龔儒學如王鄭史才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為常流所獎選曹亦抑為一槩不曾甄別琴瑟不調改而更張雖明旨已行猶宜消息世宗不從

元暉黜陟守令疏

肅宗初拜尚書左僕射治攝吏部選事上疏曰

臣聞治人之本寔委牧守之官得其才則政平物理失其人則訟興怨結自非察訪善惡明加貶賞將何以黜彼貪怠陟此清勤也竊以大使巡省必廣迎送之費御史馳糾頗回威濫之刑且暫不往還理不委悉縱有簡與良未平當愚謂宜令三司八座侍中黃門各布耳目外訪州鎮牧將治人守令能不若德教有方清白獨著宜以名聞即加褒黜若治績無效貪暴凌虐亦便示懲登加貶退如此則不出庭戶坐知四方端委至世明賞

實司矣

盡和言守令苛暴表

世宗時為散騎常侍兼尚書洛陽縣獲白鼠昶奏曰

謹按瑞典外鎮刺史二千石令長不祇上命刻暴百姓人民怨  
差則白鼠至臣聞德不虛見德合必符妖不妄出啓彰則至是  
以古之人君或怠荒以失德或祗變而立功斯乃萬古之所鑒  
千齡之炯誠以者災氣作沴恒陽虧度陛下流如傷之慈降納  
隍之哀百姓之無辜引在予之深責舉賢黜佞之記道耿於  
堯先進思納諫之言事光於舜右伏讀明旨俯觀微譴敢布庸  
瞽以陳乃一竊惟一夫之耕食裁充口一婦之緜衣止弊形年  
租賦調劑惟常理此外徵求於何取足然自比年已來兵革屢  
動前據二州屯戍不息鍾離義陽師旅相繼兼荆蠻凶狡王師  
薄伐暴露原野經秋淹夏涉賴之地率戶從戎河異之境連丁  
轉運又戰不必勝加之浪貧死喪離曠十室而八細役煩徭日  
月滋甚苛兵酷吏因逞威福至使通原遙眇田蕪半耘連村接  
閭空飢莫食而監司因公以貪求豪強恃私而逼掠遂令蠶短  
禍以益千金之資制口腹而充一朝之急此皆由牧守令長多  
失其人郡闕黃霸之君縣無魯恭之宰不思所以安民正思所  
以潤屋故士女呼號相望於道路守宰暴貪風聞於魏闕迭歲  
法官案驗多挂刑網謂必顯戮以明勸誡然後遣使覆訊公違  
憲典或承屈俠請輕徇私恩或容情受賄輒施已重御史所劾  
皆言誣枉申雪罪人更去清白長徇上之源滋陵下之路忠清  
之人見之而自急狂暴之夫聞之少益快白鼠之至信而有徵  
矣伏願陛下垂教詰之鑿察妖災之起廷對公卿廣詢庶政引  
見樞納博求民隱存問孤寡去其苛碎輕省賦與民休息貞  
良志謹置之於朝蕪回貪倖棄之於市則九官勿戒而恒敬百  
縣不嚴而自肅士女欣欣人有望矣

任成王澄諫按取竊階盜言表

御史中尉東平王匡奏請取景明元年以來內外考簿

除書中兵勳按并諸殿最欲以案按竊階盜官之人靈太后許之澄表曰

臣聞三季之弊由於煩刑火德之興在於三約是以老聃去法今滋彰盜賊多有又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又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是故欲求治本莫若省事清心昔漢文斷獄四百幾致刑措首事所致也肅曹為相載其清靜畫一之歌清心之本也今欲求之於本宜以省事為先使在位群官慕肅曹之心以毗聖化如此則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百司不怠事無愆失豈宜擾世教以采文烹小鮮以煩手哉臣初惟景明之初暨永平之末內外群官三經考課建延昌之始方加黜陟五品以上引之朝堂親決聖目六品以下例由勅判自世宗晏駕大有二行所以蕩除故意與物更始革世之事方相窮覈以臣愚見謂為不可又尚書職分樞機出納昔魏明帝卒空尚書門陳矯元璋帝慙而返夫以方乘之靈非所宜行猶屈一言慙而回駕群官百司而可相亂乎故陳平不知錢穀之數郝吉不問僵道之死當時以為遵治歷代用為美談但宜各守其職思不出位繁已以勵時清恭以致節又尋御史之躰風聞是司至於冒勳妄考皆有變別若一處有風謠即應攝其一簿研檢虛實若差舛不同偽情自露然後繩以典刑人孰不服豈有移一省之案取天下之薄尋兩紀之事窮革世之尤如此求過誰堪其罪斯實聖朝所宜重慎也靈太后統之乃止

比海王詳諫以劫盜削黜群司奏

世宗覽政除太傅領司徒侍中錄尚書事與八座奏曰

竊惟茲劫難除為蠹日久群盜作患有國收病故五刑惟用能陷解網之誅道幾勝殘寧息徇竊之響是以班制垂式各為治本秋網提目政之大要謹尋奪祿事條班已周歲然京邑尹令善惡易聞邊川遠守或難聽察皆上下同情迭相掩沒設有賊發隱而不言或以劫為偷或過掠成盜更令賊發難知據稱



甚。臣等參議若依制削奪則絲無暮月之宰。附條貶黜郡縣歲  
給之守。此制必行。所謂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昔黃龍變風不由  
削祿。張趙稱美豈憚貶退。然綏導之軀得失在人。乃可重選。慎  
官依律劾禁。不亘輕改。夫令削黜群司。今請改制條還附律。其  
其勳已公清。賞有常典。風誣黷賄。案為考第。世宗從之。

任城王澄諫人臣尊殺奏。

司州牧高陽王雍妄行殺戮。澄奏曰。

臣聞賞必以道。用防淫人之姦。罰不濫及以戒良士之困。刑者  
例也。每垂三宥。秉律執請。不得已而用之。是故小大之獄。察之  
以情。一人呼嗟。或虧王道。刑罰得失。乃興廢之所由也。竊聞司  
州牧高陽王。自雍。擄殺奉朝。請韓元昭前門下錄事。姓敬賢。雖  
因公事。理實未盡。何者太平之世。草不橫伐。行葦之威。事驗隆  
周。若昭等狀彰死罪以定。應刑於都市。與衆弃之。如其疑似不  
分。情理未究。不宜以三清九流之官。杖下便死。輕絕民命。傷理  
敗法。往年雍於大市。讎殺五人。及檢贓狀。全無寸尺。今復酷害。  
一至於此。朝野云云。咸懷驚愕。若殺生由下。虐專於臣。人君之  
權。安所復用。自開古以來。明明之世。未聞斯比也。武王曰。吾不  
以一人之命。而易天下。蓋重民命也。請以見事。付廷尉推究。驗  
其為劫之狀。察其考殺之理。使是非分明。幽魂獲雪。詔從之。

高閭諫人臣諫表。

文明太后臨朝。中書監淮南王他。奏依舊斷祿。太后召群臣  
議之。尚書高閭表曰。

天生蒸民。樹之以君。明君不能獨理。必須臣以作輔。君使臣以  
禮。臣事君以忠。故車服有等。差爵命有分。秩德高者。則任專。任  
廣者。則祿重。下者祿足以代耕。上者俸足以行義。庶民均其賦。  
以履奉上之心。君王聚其材。以供事業之用。君班其俸。垂惠則  
厚。臣受其祿。感恩則深。於是貪殘之心。止竭。効之誠篤。兆庶無  
侵削之煩。百辟備禮容之美。斯則經世之明典。為治之至術。目

堯舜以來。逮于三季。雖優劣不同。而斯道弗改。自中原崩。天下幅裂。海內未一。民戶耗減。國用不充。俸祿遂廢。此則事出臨時之宜。良非長久之道。大魏應期。紹祚昭嘉。方九服既和。八表咸謐。二聖欽明文思。道冠百代。動遵禮。考舊章。準百王不易之勝法。述前聖利世之高軌。置立察堂。班宣俸祿。事設令行。於今已久。苛慝不生。上下無怨。姦巧革憲。關覲絕心。利潤之厚。同於天地。以斯觀之。如何可改。又洪波奔激。則隄防宜厚。姦悖充斥。則禁網須嚴。且飢寒切身。慈母不保其子。家給人足。禮讓可得而生。但廉清之人。不必皆富。豐財之士。未必悉賢。今給其俸。則清者足以息其濫。竊貪者足以感而勸善。若不班祿。則貪者肆其姦情。清者不能自保。難易之驗。灼然可知。如何一朝便欲去俸。淮南之議。不亦謬乎。詔從閭議。

韓顯宗上言百官深酷

夫帝皇所以尊尊以御下者。威也。非庶所以徒惡以從善者。法也。是以有國有家。必以刑法為治。生民之命。於是而在。有罪必罰。罰必當辜。則雖蠶捷之刑。而人莫敢犯也。有制不行。人得僥倖。則雖參夷之誅。不足以肅自太和以來。多坐流弃市。而遠近肅清。由是言之。止姦在於防檢。不在嚴刑也。今州郡牧守。邀當時之名。行一切之法。甚閤百官。亦咸以深酷為無私。以仁恕為容盜。迭相欺虐。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万務之要。過下如仇讎。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實宜敕示百寮。必惠元元之命。

肩山新編南北七史策要

元魏書六

韓麒麟上時務表

高祖時為齊州刺史太和十一年京都大饑麒麟表陳時務  
奏曰

古先哲王經國立治積儲九稔謂之六平故躬籍千畝以勵百  
姓用能衣食滋茂禮教興行逮於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  
敵同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實百王之賞軌為治之所先今京  
師民庶不田者多遊食之口三分居二蓋一夫不耕或受其飢  
況於今者動以万計故頃年山東遭水而民有饑終今秋京都  
遇旱穀價踊貴實由農人不勸素無儲積故也伏惟陛下天縱  
欽明道高三五昧且憂勤思恤民災雖帝虞一日方機周文昊  
不暇食蔑以為喻上垂覆載之澤下有凍餒之人皆由有司不  
為明制長吏不恤其本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夸遂成

侈俗車服第宅奢僭無限喪葬婚娶為費實多貴富之家童妾  
侈服工商之族玉食錦衣農夫舖糟糠蚕婦之短褐故令耕者  
日少田有荒蕪穀帛罄於府庫貨貨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麗  
服溢於路飢寒之本寔在於斯愚謂凡珍玩之物皆由禁斷吉  
凶之禮備為格式令貴賤有別民歸朴素制天下男女計口受  
田宰司四時巡行臺使歲一按檢勤相勸課嚴北賞賜數年之  
中必有盈贍雖遇災凶免於流亡矣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  
巨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於民為利而不可長  
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灾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可減絹布增益  
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販所謂私民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  
則民無荒年矣

元暉論政要書

肅宗時為尚書左僕射與任成王澄等共決門下大事上書  
論政要曰

其一曰御史之職務使得賢必得其人。不拘階秩久於其事。其成功。其二曰安人寧邊觀時而動。頃來邊將士遠大之略。貪一之功。楚梁之好。未聞而番婦之怨。屢結斯乃庸人所為。銳於毒利之所致也。平吳之計。自有良圖。不在於一城一戍也。又河北數州國之基本。飢荒多年。戶口流散。方今境上民復徵發。即如此日。何易舉動。愚謂數年以來。唯宜靜邊。以息占役。安人勤農。惠此中夏。清嚴救邊將。自今有賊戎求內附。不聽輒遣。接皆須表聞。違者雖有功。請以違詔書論。三曰國之資儲。唯藉河北。飢饉積年。戶口逃散。生長姦詐。因生隱蔽。出縮老小。妄注死失。收入租調。割入於己。人困於下。官損於上。自非更立權制。善加檢括。損耗之來。方在未已。請求其議。明宣條格。

任城王澄聽言奏

肅宗即位。詔內外之事。嘗經先朝者。不得重聞。澄奏曰。

臣聞堯懸諫諍之鼓。舜置誹謗之木。皆所以廣耳目於芻蕘。達四聰於天下。伏惟太祖開基。化隆自遠。累聖相承。於今九帝。重光疊照。汚隆必同。與奪隨時。道無恒跡。思過如渴。言重千金。故稱無諱之朝。邁蹤三五。高祖冲年。纂曆文明。協統變官。易律未為遠典。及慈聖臨朝。母儀萬縣。爰發慈令。垂心滯獄。深在者仰日月於九泉。微屈者希典昭於益下。今乃格以先朝。限以一例。斯誠奉遵之本心。實乖元元之至望。在于謙摠有乖舊典。謹尋抱枉求直。或經累朝。毫釐之老正之宜遠。謬若千里。駟馬弗追。故禮有損益。事有可否。父有諍子。君有諫臣。琴瑟不調。理宜改作。是以防川之論。小決則通。鄉校之言。權則敗國。矧伊陳岳。而可抑以先朝。且先朝屈者。非故屈之。或有司愛憎。或執事濁僻。空文致法。以誤視聽。如此冤塞。弥在可哀。替之與濫。寧失不經。乞收今旨。還依前詔。

陽固謹言表

世宗時為給事中。領治書侍御史。世宗廣訪得失。因上謹言

表曰

臣聞為治不在多方在於力行而已當今之務宜早正東儲立師傳以保護五官司以方術以係蒼生之心攬樞衡親宗室疆幹弱枝以立万世之計舉賢良黜不肖使野無遺才朝無素餐孜孜方幾躬勤庶務使民無謗議之響省徭役薄賦斂脩學宮遵舊章貴節儉賤工賈絕談虛窮微之論簡察門無用之費以存元元之民以救飢寒之苦上合昊天之心下悅億兆之望然後備器械修甲兵習水戰滅吳會攘封禪之禮襲軒唐之軌同彼七十二君之徽号協定鼎高河之心副高祖殷勤之寄上與三皇比隆下與五帝齊美豈不茂哉臣位卑識昧言不及義屬聖明廣訪敢獻數言伏願陛下留神少垂究察

高允言風俗不依古式詞

允以高宗纂承平之業而風俗仍舊婚娶喪葬不依古式乃

諫曰

前朝之世屢發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與及葬送之日歌謠鼓舞殺牲燒葬一切禁斷雖條言又頌而俗不革變將由居上者未能悛改為下者習以成俗教化陵遲一至於斯昔周文以百里之地修德布政先於寡妻及於兄弟以至家邦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明為政者先自近始詩云示之教矣民胥劬矣人君舉動不可不慎禮云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燭娶婦之家二日不舉樂今諸王納室皆樂部給伎以為嬉戲而獨禁細民不得作樂此一異也古之婚者皆揀擇德義之門妙選貞閑之女先之以媒聘繼之以禮物集寮反以重其別親御輪以崇其敬婚姻之際如此之難今諸王十五便賜妻別居然所配者或長少差舛或罪入掖庭而作合宗王妃嬪藩懿失禮之甚無復此過往往及今頻有檢劾誠是諸王過酒致責跡其元起亦由色裏相牽致此紛紜今皇子娶妻多出宮掖令天下小民必依禮限此二異也万物之生靡不有死古先哲王作為禮制所以養生送死

折諸人情。若毀生以奉死。則聖人所禁也。然葬者。歲也。死者不可再見。故深藏之。昔堯葬穀林。農不易取。堯葬蒼梧。而不敢肆。秦始皇作為地。下固三泉。金玉寶貨。不可計數。死不旋踵。尸焚墓掘。由此推之。堯舜之儉。始皇之奢。是非可見。今國家營葬。費積巨億。一旦焚之。以為灰燼。苟靡費有益於空者。古之臣矣。獨不然。今上為之不輟。而禁下民之必止。此三異也。古者祭必立乃序。其昭穆。使主者有憑。致食饗之禮。今已葬之。魂又直求。貝類者。事之如父母。燕好如夫妻。損敗風化。瀆亂情禮。莫此之甚。上未禁之。下不改絕。此四異也。夫饗者。所以定禮儀。訓万国。故聖王重之。至乃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樂非雅樂。則不奏。物非正色。則不列。今之大會。內外相混。酒醉喧譁。罔有儀式。又非優鄙。孰汚辱視聽。朝廷積習。以為美。而責風俗之清純。此五異也。今陛下當百王之末。踵晉亂之弊。而不矯然釐政。以厲風俗。臣恐天下蒼生。永不見禮教矣。

辛雄上明賞罰疏

肅宗時。諸方賊盛。出亦思下。適肅宗欲親計。設雄為行臺左丞。在軍上疏曰。

凡人所以臨堅陳而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則求榮名。二則貪重賞。三則畏刑罰。四則避禍難。非此數事。雖聖王不能勸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踈貴賤。勇怯賢愚。聞鐘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獸之生而樂早死也。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道節。將歷數年。亦在亂常。稍已多載。凡在戎役。數十萬人。三方師衆。敗多勝少。跡其所由。不明賞罰。故也。陛下欲天下之早平。懲征夫之勤。乃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兵將之勳。塵檢不決。云軍之卒。晏坐在家。致令節。二無所勸。慕庸人無所忌。懶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肯進力者矣。若重發明詔。更量賞罰。則軍威必張。賊難可殲。臣聞必

不得已。去食就信。以此推之。信不可斯。須廢也。賞罰。陛下之所  
易。尚不能全而行之。攻敵。士之所難。欲其必死。寧可得也。臣既  
庸弱。不當使職司所見。輒敢上聞。惟陛下審其可否。

復上疏乞簡置守令

帝王之道。莫尚於安民。安民之本。莫加於禮律。禮律既設。擇賢  
而行之。天下雍熙。无非任賢之功也。故虞舜之盛。穆穆諒美。又  
王受命。濟濟以康。高祖孝文皇帝。天縱大聖。開復典謨。選三代  
之異禮。禮二漢之典法。端拱而四方安。刑措而兆民治。世宗重  
光。繼軌每念。幸修官人。有道万里。清謚陛下。勩勞日異。躬親庶  
政。求瘼恤民。死時暫憩。而黔首紛然。兵車不息。以臣愚見。可得  
而言。自神龜未來。專以停年為選。士无善惡。歲久先叙。職无刻  
易。名無授官。執按之吏。以差次日月。為功能。銓衡之人。以簡用  
老舊。為平直。且庸者之人。莫不貪鄙。委以符節。以共治之重。託碩  
尾以百里之命。皆負貽是求。肆心縱意。禁制雖煩。不勝其欲。致

今徭役不均。發調違謬。無斂盈所。囚滿道。二聖明詔。寢而不

遵。畫一之法。懸而不用。自以夷夏之民。將相為亂。豈有餘憾哉。  
蓋由官授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當今天下黔黎。父經  
寇賊。父死兄亡。子弟淪陷。流離艱危。十室而九白骨。不收孤兒。  
罪如財殫力盡。無以卒歲。宜以此時。早加慰撫。蓋助陛下治天  
下者。惟在守令。最須簡置。以康國道。但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  
選。傷才。莫如月。此。宜改其法。以定官方。請上等縣。縣為第一清。  
中等為第二清。下等為第三清。選補之法。如畫才。如不可並  
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竟无銓章。三載黜陟。有稱者補。在京  
名官。如前代故事。不歷郡縣。不得為內職。則人思自勉。上下同  
心。枉屈可申。強暴自息。刑政日平。民俗奉化矣。復何憂於不治。  
何恤於逆徒也。竊見今之守令。清慎奉治。則政平訟理。有非其  
才。則網維荒穢。伏願陛下。留天心。校其利害。則臣言可驗。不  
待終朝。昔杜畿。竟惠河東。无警。深則分。澤金城。剋復。觀今古。

風俗遷訛。不任賢以相化。華朝任少治功。可立待。若遵常習。故不明選。與欲以靜民。使忘死日。

甄琛乞督察京邑盜盜表。

世宗時。為河南尹。洛陽自遷都以來。四遠赴會。五方雜處。盜公行。琛上表言。

詩稱不邑翼人。四方是則。昔京邑是四方之本。安危所在。不可不清。是以國家居代。患多盜竊。世祖太武皇帝。親自發憤。屬置主司。里宰皆以下代令長。及五等散男。有經略者。乃得為之。又及置吏士。為其羽翼。宗而重之。始得禁止。今遷都已來。天下轉廣。四遠赴會。事過代部。五方雜者。難可備簡。寇盜公行。劫害不絕。此由諸方混雜。釐以不精。王司暗弱。不堪檢察。故也。凡使人攻堅木者。必為之擇良器。今河南郡。是陛下天山之堅木。盤根錯節。亂植其中。六部里尉。即攻堅之利器。非貞剛精銳。无以治之。今擇尹既非南金。里尉鈔刀。而割。欲望清肅。都邑不可得也。

里正乃流外四品。職輕任碎。多是下才。人懷苟且。不能督察。故使盜得容毒。百賦失理。邊外小縣。所領不過百戶。而令長皆以刑章居之。京邑諸防。大者或千戶。五百戶。其中皆王公卿尹貴。等姻戚豪猾僕隸。蔭養其徒。高門邃宇。不可干問。又有州郡俠。各蔭結貴遊。附黨連群。陰為市劫。以之邊縣。難易不同。今難彼易此。實為來愜。王者立法。隨時從宜。改弦易調。明主所急。先朝立品。不必即定。施而觀之。不便則改。今閑官靜任。猶聽長兼。流煩劇要務。不得簡能下領。請取武官中八品將軍已下。幹用員濟者。以本官俸恤。領里尉之任。各食其祿。高者領六部尉。中者領經途尉。下者領里正。不尔。請少高里尉之品。選下品中。應遷之者。進而為之。則督責有所。釐數可清。

邢劼勸不受珍化復奏。

高祖末。為散騎常侍。兼尚書。世宗初。劼奏曰。臣聞昔者明王。之以德治天下。莫不重粟帛。輕金寶。然樂高安。



國育民之方金玉是虛華損德之物。故先皇深藏古今。去諸奢  
侈。服御尚質。不貴雕鏤。所珍在素。不務奇綺。至乃以綉紵為帳  
展。銀鐵為轡勒。訓朝廷以節儉。示百姓以憂務。日夜孜孜。小大  
必慎。輕賤珠璣。示其無設。府藏之金。裁給而已。更不買積。以費  
國貨。逮景明之初。承平之業。四疆清晏。遠近來同。於是著貞。繼  
路商賈。交入。諸所獻賀。倍多於常。雖加以節約。猶為損。乃計珍  
貨常有餘。國用恒不足。若不裁其分限。便恐無以支歲。自今非  
為要須者。請皆不受。世宗從之。

李平諫幸鄴表

世宗即位。為河內尹。車駕將幸鄴。平上表諫曰。

伏見已丑詔書。雲軒奩輅。行幸有期。鳳服龍駮。勉駕近日。將欲  
誦武淇陽。大習鄴魏。馳驕驥於綠竹之區。騁驕驥於漳滏之壘。  
斯誠幽顯同忻。人靈共悅。臣之愚管。竊有感焉。何者。高京創構。  
洛邑啟營。雖年跨十稔。根基未就。代民至洛。始欲向盡。資產罄  
於遷後。牛畜斃於輦運。陵太行之險。越長津之難。辛勤備經。堪  
達京闕。富者猶損大半。窮者可以意知。兼歷歲從戎。不遑啓處。  
自景明已來。吏得休息。事農者未積二年之儲。築室者裁有數  
間之屋。莫不肆力。伊瀝人多。其務甚宜。安靜新人。勸其稼穡。令  
國有九年之糧。家有水旱之備。若乘之以羈紲。則所廢多矣。一  
夫從役。舉家失業。今復秋稼盈田。禾菽逾野。亦為所幸。騰踐必  
殷。未若端拱中天。坐招四海。耀武嵩原。禮射伊洛。士馬死跋。凌  
之勞。兆民有康哉之詠。可不美歟。

眉山新編南史策要

元魏書七

崔楷上堤防水害疏

世宗延昌末為尚左主客郎中于時冀定數州頻遭水害楷上疏曰

臣聞有國有家者莫不以萬姓為心故矜傷軫於造次求瘼結於寢興黎民阻飢唐堯致歉眾庶斯饑帝乙罪已良以為政與農實饑民命水旱緣茲以得濟夷險用此而獲安頃東北數州頻年淫雨長河激浪洪波汨流川陸連濤原隰通望彌漫不已汎濫為災戶無擔石之儲家有藜藿之色華壤膏腴變為烏鹵菽麥禾黍化作藜藿斯用痛心徘徊潛然佇立也昔洪水為害四載流於夏書九工既平攸同紀自虞誥亮由君之勤恤臣用劬勞日異忘餐宵分廢寢伏惟皇魏極圖臨宇惣契裁極道敷九有德被八荒楷階鞅路實維英哲虎門辭閣寔曰賢明天地

七

函和日月光曜自此定異水潦無歲不飢幽瀛川河頓注汎溢豈是陽九厄會百六鍾期故以人事而然非為運極昔魏國鹹焉史起西之茲地荒蕪臣實為耻不揆愚瞽輒敢陳之計水之淩下浸潤無聞九河通塞翼有變改不可一準古法皆循舊規何者河決瓠子梁楚危危宜防既建水還葦息十數年間戶口豐衍又決屯氏兩川分流東北數郡之地僅得支存及下通靈鳴水由一路往昔膏腴十分病九邑居凋離墳并毀滅良由水大渠狹更不開瀉眾流壅塞曲直乘之所致也至若量其逶迤穿鑿消滄分立隄塢所在疏通預決其路令無停蹙隨其高下必得地形土木參功務從便省使地有金隄之堅水有非常之備鈎連相注多置水口使河入海遠途逕過瀉其境渴泄此敗澤九月農罷量役功十月昏正立匠表度縣遣能工摩畫形勢郡發明使籌察可否審地推岸辨其脉流樹板分崖練厥從往別使按檢分部是非瞰睇川原明審通塞當境修治不勞後遠

終春自罷未湏久功即以高下營田因於水陸水種新稻陸藝  
桑麻必使室有以儲門豐餘積斯實上業禦災之方亦為中古  
井田之利即之近事有可此倫江淮之南地勢洿下雲雨陰霖  
動弥旬月遙途遠運惟用舟艦南畝畝微事禾稻而衆庶未  
為饑色黔首罕有飢顏豈天德不均致此偏罰故是地勢異圖  
有茲豐饒臣既鄉居水際目覩荒殘每思鄭白屢想王李夙宵  
不寐言念皇家愚誠丹款實希效力有心螢爝乞冀施行使數  
州士女無廢耕桑之業聖世洪恩有賑飢荒之士鄰宰深笑息  
自一朝臣之至誠申於今日

高允明災異表

世祖時為著作郎上表曰

往年被敕令臣集天文災異使事類相從約而可觀臣聞箕子  
陳謨而洪範作宣尼述史而春秋著晉所以章明列辟景測皇  
天者也故先其善惡而驗以災異隨其失得而効以禍福天人  
誠遠而報速如響其可懼也自古帝王莫不尊崇其道而稽其  
法數以自脩飭厥後史官並載其事以為鑒誠漢成帝時光祿  
大夫劉向見漢祚將危權歸外戚屢陳妖書而不見納遂因洪  
範春秋災異報應者而為其傳觀以感悟人主而終不聽察卒  
以危亡豈不哀哉伏惟陛下神武則天睿降旨遠欽若稽古率  
由舊章前言往行靡不究覽前皇所不逮也臣學不洽聞識見  
寡薄懼無以裨廣聖德仰酬明旨今謹依洪範傳天文志撮其  
事要略其文辭凡為八篇世祖覽而善之曰高允之明災異亦  
豈減崔浩乎

劉絮乞哀矜水害奏

世祖時南州大水百姓阻飢尚書令劉絮奏曰

臣聞天地至公故万物咸育帝王無私而黎民戴賴伏惟陛下  
以神武之姿緒重光之緒恢隆大業育濟群生威之所振無思  
不服澤之所洽無遠不懷太平之治於是而在自頃邊寇內侵

戎車屢駕。天次具聖明。所在克殄。方難忘于。昔蒙訓錫。動高者受。爵功卑者獲賞。寵賜優崇。有過古義。而郡國之民。雖不征討。服勤農桑。以供軍國。實經世之大本。府庫之所資。自山以東。徧遇水害。類年不收。就食他所。臣聞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應加哀矜。以鴻覆育。今南摧彊寇。西駭魏虜。四海晏如。人神協暢。若與兆民共饗其福。則惠感和氣。蒼生悅樂矣。世祖從之。於是復天下。一歲租賦。

### 李安世乞制豪右占奪民田疏

顯祖時為主客給事中。時民困流散。豪右多有占奪。安世乃上疏曰。

臣聞量地畫野。經國大式。邑地相參。致治之本。井稅之興。其來日久。由萊之數。制之以限。蓋欲使土不曠。功民困。游力。雄擅之家。不獨膏腴之美。單陋之夫。亦存頃畝之分。所以恤彼貧微。抑茲貪欲。同富約之不均。一疏曰。於編戶。竊見州郡之民。或因年儉流移。弃營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世。生長既立。始返其舊墟。虛井荒毀。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彊宗豪族。肆其侵凌。遠認魏晉之家。近引親舊之驗。又年載稍久。鄉老所惑。郡證雖多。莫可取據。各附親知。互有長短。兩證徒具。聽者猶疑。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不開。柔桑枯而不採。饒幸之徒。興繁多之獄。作欲令家豐歲儲。人給資用。其可得乎。愚謂今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審其徑術。令分菑。若有準力。業租。細民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則無私之澤。乃播均於北庶。如阜如山。可有積於此戶矣。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率以難明。悉屬今主。然後虛妄之民。絕望於覬覦。守分之士。永免於凌奪矣。高祖深納之。後均田之制。起於此矣。

### 李瑒上言民絕戶為僧

延昌末為高陽王友正主簿。于時民多絕戶為沙門。李瑒上言曰。

禮以教世法道將來。跡用既殊。風流亦別。故三千之罪。莫大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絕祀。然則絕祀之罪。重莫甚焉。安得輕縱。背禮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也。正使佛道亦不應然。假令聽然。猶須教之以禮。一身親老。弃家絕養。既非人理。尤乖禮法。埋滅大倫。且關王貫。交缺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斯言之至。亦為備矣。安有弃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又今南服未靜。眾役仍煩。百姓之情。方多避役。若復聽之。恐捐弃孝慈。地屋而具。

長孫稚諫廢鹽池稅表

靈太后臨朝。除尚書右僕射。時有詔廢鹽池稅。稚上表曰。鹽池。天資賄貨。密近京畿。唯須重而護之。均贍以理。今四境多虞。府藏罄竭。然冀定二州。且且且且。亂常調之。縮不復可收。仰惟府庫有出無入。必須經綸。出入相補。略論鹽稅。一年之中。準綸而言。猶不應減三十萬匹也。便是移冀定二州。置於畿甸。今若廢之。事用再失。臣前仰遣。臣而先討。關賊而解。河東者。非是。開長安而急。蒲坂。蒲坂一臨。沒矣。鹽池三軍口命。濟贍理絕。天助大魏。茲計不爽。昔高祖昇平之年。無所乏少。猶創置鹽官。而加典護。非為物而競利。恐由利而亂俗也。況今王公素餐。百官尸祿。租徵六年之粟。調折來歲之資。比皆出入私財。奪人膏血。豈是願言。事不獲已。臣執符司監。將尉還率所部。依常收稅。更聽後勅。

高謙之上鑄錢議

靈太后臨朝。朝議鑄錢以謙之為鑄錢都將長史。乃上表求鑄三銖錢曰。

蓋錢貨之立。本以通有無。便交易。故錢之輕重。世代不同。太公為周。置九府圜法。至景王。特更鑄大錢。秦兼海內。錢重半兩。漢興。以秦錢重。改鑄榆莢錢。至文帝五年。復為四銖。孝武時。悉復消壞。更鑄三銖。至元狩中。變為五銖。又造赤仄之錢。以一當五。

王莽攝政錢有六等大錢重十二銖次九銖次七銖次五銖次三銖次一銖魏文帝罷五銖錢至文帝復立孫權江左鑄大錢一當五百權赤烏年復鑄大錢一當千輕重大小莫不隨時而變竊以食貨之要入政為首聚財之貴詔訓與文是以昔之帝王乘天地之饒御海內之富莫不腐紅粟於太倉藏朽貫於泉府儲畜既盈民死因弊可以寧謚四極如身使臂者矣昔漢之孝武地廣財豐外事四戎遂虛國用於是草萊之臣出財助國興利之計納稅廟堂而列權酒之官邑有告緡之令鹽鐵既興錢幣屢改少府遂豐上林饒積外關百蠻內不增賦者皆計利之由也今群妖未息四郊多壘徵稅既煩千金日費資儲漸耗財用將竭誠楊氏獻說之秋采兒言利之日夫以西京之盛錢猶屢改並行小大子母相權況今寇難未除州郡淪敗民物凋零軍國用少別鑄小錢可以富益益損於政何妨於人心且政興不以錢大政衰不以錢小惟責公私得所政化无虧既行之於古亦宜效之於今矣昔禹遭大水以歷山之金鑄錢救民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民之賣子者今百姓窮悴甚於曩日欽明之主豈得垂拱而觀之哉臣今此鑄以濟交之五銖之錢任使並用行之无填國得其益穆公之言於斯驗矣臣雖術愧計然識非心筭暫充錢官頗觀其理苟有所益不得不言脫以為疑求下公卿博議如謂為允即乞施行

孫紹修律令奏表

延昌中為門下錄事與常景等共修律令上表曰

臣聞建國有計雖危必安施化能和雖寡必盛治乖人理雖合必離作用失機雖成必敗此乃古今同然百王之定法也伏惟大魏應天明命兆啓无窮畢世後仁祚隆七百今二魏京明了无嚴防南北二巾復闕固守長安鄴城股肱之寄壤域上宜覆背所憑四軍五校之軌領護分事之式徵兵儲粟之要舟車水陸之資山河要害之權緩急去來之用持平赴救之方節用應

時之法特宜脩置以固堂堂之基持盈之躰何得而忽居安之  
 辰故應危懼矣且法開清濁而清濁不平申滯理望而卑寒不  
 免士庶同悲兵徒懷怨中正賣望於下里主按舜筆於上其真  
 偽混淆知而不糾得者不欣失者倍怨使門齊身等而巡曹奄  
 殊類應同役而苦卓懸異土人居職不以為榮兵士役苦心不  
 忘乱故有競奔本出飄蔽他土或詭名託養散在人間或亡命  
 山藪漁獵為命或投仗彊豪寄命衣食又應遷之戶逐宗諸州  
 應流之徒避寒暄兼職人子弟隨逐浮遊南北東西卜居莫  
 定閔禁不脩任意取適如此之途不可勝數爪牙不復為用百  
 工爭弃其業混一之計事實難考課之方責辦无白流浪之  
 徒決瀆精校今疆敵規時邊黎伺隙内民不平久成懷怨戰國  
 之勢藉謂危矣必造禍源者此邊鎮戍之人也若夫一統之年  
 持平用之者大道之計也乱雜之期縱橫作之者行權之勢也  
 故道不可久須文質以換情權不可恒隨濟隆以收物文質無心

世道形自安濟隆獲秉權勢亦濟然則王者計法之趣化物之  
 規圓方務得其境人物不失其地又先帝時律令並議存存施  
 行令獨不出十餘年矣臣以今之為弊即帝王之身也分處百  
 揆之儀安置九服之節經緯三才之倫包羅六卿之職措置風  
 化之門作用賞罰之要乃是有為之樞機世法之大本也然脩  
 令之人亦皆博古依古撰置大則可觀比之前令精麁但主議  
 之家太用古制若全依古高祖之法復漢昇降誰敢措意有是  
 非哉以是爭故久廢不理然律令相須不可偏用今律班令止  
 於事甚帶若令不班是死典法臣下執事何依而行臣等修律  
 非无勤止置下之日百臣乃无名是謂甚廢夫盡力他食其秋功名  
 之所實懷於愧

眉山新編南北十史策要

元魏書八

張倫諫答蠕蠕使者表

熙平中蠕蠕主醜奴遣使來朝抗敵國之書不脩巨敬朝議將依漢荅匈奴故事遣使報之倫表曰

臣聞古之聖王疆理物土辨章要術荒遐之俗政所不及故禮有壹見之文書著羈縻之事太祖以神武之姿聖明之略經略帝圖日有不暇遂令豎子游魂一方亦由中國多虞急諸華而緩夷狄也高祖光宅土中業隆上世赫雷霆之威振熊羆之旅方役南轅未遑北伐昔舊京烽起虜使在郊望上按劍聖書不出世宗運籌帷幄開境掃雲衣裳所及舟車万里于時醜類款關上亦迷遵遺志今大明臨朝澤及行草國富丘疆能言率職何憚而為之何求而行此日蕭衍通敬求和以誠肅不純抑而不許先帝弃戎於前陛下交夷於後無乃上乖高祖之心下

違世宗之意且虜雖慕德亦來觀秋懼之以彊儻即歸附示之以弱窺覷或起春秋所謂以我上世又小人難近夷狄無親疎之則怨狎之則侮其所由來久矣是以高祖世宗知其若此來既莫逆去又不追不一之義於是任其委負王帛之屈屈膝蕃方之禮則可豐其勞賄籍以珍物至於王人遠役銜命虜庭優以匹敵之尊加之相望之寵恐徒生虜慢無益聖朝假令選衆而舉使乎稱職資屬生之難聘終軍之辭憑軾下齊長纓繫越苟異曩時猶為不願而况極之以隆榮申之以宴好且雖下愚輒敢固執若事不獲已應頒制詔示其上下之儀罕巨致書諷以歸順之道若聽受忠誨明我話言則万乘之盛不失位於域中天子之聲必籠罩於無外朕或未從焉能損益徐舞干戚以招之敷文德而懷遠如迷心不已或肆六羊則當命辛李之將勒衛霍之師蕩定雲沙掃清通孽飲馬瀚海之濱鏤石燕然之上開都護置戍已斯陛下之高功不世之盛事如斯按田養



民務農安邊之術。經國之防。豈可以戎夷兼并而遽虧典制。將取笑於當時。貽醜於來葉。昔文公請隧。襄后有言。荆莊同罪。王孫是拆。以古今方。竊為陛下不取。又陛下欲禮神氓。瀆致孔衡山。登稽嶺。窺蒼梧。而反與夷虜之君。酋渠之長。結昆弟之仇。抗分庭之義。將何以職文命之遐景。迹重華之高風者哉。臣以為報使其失。如彼不報。其得如此。願留須臾之聽。察愚臣之言。不從。

崔浩諫伐蠕蠕議。

世祖神麿二年。議擊蠕蠕朝。臣內外盡不欲行。惟浩贊成策。略太史張淵徐辯說世祖。以今年己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浩難淵曰。

陽者德也。陰者刑也。故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夫王者之用刑。大首陳諸原野。小則肆之市朝。戰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陰用兵。蓋得其類。脩刑之義也。歲星襲月。年飢民流。應在他

元魏

二

國遠斯十二年。太白行倉龍宿。天文焉。東不妨北伐。淵等俗生志意。淺近牽於小數。不達大射。難與遠圖。臣觀天文。以年以來。月行奄昂。至今猶然。其占。二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夫聖明御時。能行非常之事。古人語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願陛下勿疑也。淵等慚而言曰。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輕疾無常。難得而制。有何汲汲而苦勞士馬也。浩曰。淵言。元時是其所職。若論形勢。非彼所知。斯乃漢世舊說。常談。施之於今。不合事宜也。何以言之。夫蠕蠕者。舊是國家北邊叛隸。今誅其元惡。收其善民。令復舊役。非無用也。漠北高涼。不生蚊蚋。水草美善。夏則北邊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蠕蠕子弟來降。貴者尚公主。賤者將軍大夫。居滿朝列。又高車。名為名騎。非不可臣而畜也。夫以南人追之。則患其輕疾。於國兵則不然。何者。彼能遠逐。與之進退。非難制也。且蠕蠕往數入國。民吏震懼。今

夏不乘虛掩進破滅其國至秋復來不得安卧自太宗之世迄於今日無歲不薙豈不汲汲乎哉

### 源懷止防邊策

正始元年蠕蠕寇邊詔懷持節指授規略懷至回位安視諸鎮要害之地築城置戍之處皆量其高下揣其厚薄儲糧積

仗之宜六牙相救之勢凡表五十八條表曰  
蠕蠕不羈自古而尔游魂鳥集水草為家中國志者皆斯類耳歷代驅逐莫之能制雖北拓榆中速臨澗海而智臣勇將力策俱竭胡人頗道中國以疲于時賢哲思造化之至理推生民之習業量夫中夏粒食邑居之民蚕衣儒步之士荒表茹毛飲血之類鳥宿禽居之徒親校短長因宜防制知城郭之固誓勞永逸自皇魏統極都於平城或震天下德籠宇宙今定鼎成周去北遙遠代表諸蕃北固高車外叛尋遭早儉戎馬甲兵十分闕八去歲復鎮陰山庶事蕩盡遣尚書郎中韓真宋世量等檢行要險防邊形便謂準舊鎮東西相望今形勢相接築城置戍分兵要害勸農積粟警急之日隨便剪討如此則威形增廣兵執亦盛且北方沙漠夏多水草時有小泉不濟大衆脫有非意要待秋冬因雪而動若至冬日水沙凝厲游騎之寇終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無憂矣世宗從之

### 高閭止安邊策表

高祖即位蠕蠕侵擾朔邊尚書高閭上表曰  
臣聞為國之道其要有五一曰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防固五曰刑賞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荒狡放命則播武功以威之民未知戰則制法度以齊之暴敵輕侵則設防固以禦之臨事制勝則明刑賞以勸之用能闢國寧方征伐四刻北狄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內逼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產並至奔則與畜收俱徙不齎資糧而飲食

足。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為邊患者，良以倏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倍眾不闢，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以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衆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易稱天險不升，地險山川立。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城之謂歟。今宜依故於六鎮之地，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如其一成，惠及百世，即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地却敵，多置弓弩，狄來有城可守，其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為武土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為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戈楯，二萬人專習騎，稍脩立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為平地禦寇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器械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部兵六萬人，各備戎作之具，教臺北諸屯倉庫，隨近作米，俱送北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領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之決戰，若其不來，然後散分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丈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強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運糧一月不足為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其利三世。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游運，永得不匱，其利五也。又任將之道，特須委信，遣之以禮，恕之以情，關外之事，有利輒決，放其小過，要其大功，足宜盡力，資其給用，君臣相睦，若身之使臂，然後忠勇可立，制勝可冀。是以忠臣盡其心，征將竭其力，雖三敗而論榮，雖三奇而誇寵，詔曰：覽表具卿安邊之策，以當與卿面論。一

元孚陳便宜表

蠕蠕大飢相率入塞其王阿那瓌上表請臺賑給詔予為北道行臺詣彼賑恤孚陳便宜表曰

營大者不計小名圖遠者弗拘近利雖戎狄衰威歷代不同叛服之情略可論討周之北伐僅獲中規漢氏外攘裁收下策昔在代京嘗為重備將帥勞止甲士疲力前世苦之計未能致今天祚大魏亂亡在彼朝廷垂天覆之恩廓大造之德鳩其散云禮送令返宜因此時善思遠策切以理雖萬寧可以一觀來事雖難易以往卜昔漢宣之世呼韓款塞漢遣董忠韓昌領邊郡士馬送出朔方因留衛助又光武時亦令中郎將段彬置安集掾史隨單于所在參察動靜斯皆守吉之元龜安邊之勝策計今朝廷成功不減曩時蠕蠕國弊亦同疇日宜准昔成謨略依舊事借其所開地聽使田牧粗置官屬示相慰撫嚴戒邊兵以見保衛馭以寬仁縻以久策使親不至矯詐踈不容叛反今北鎮諸將舊常云一人代外邊因令防察所謂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者也又云先人有奪人之心待降如受強敵武非專外亦以防內若從處分割配諸州鎮遠非轉輸可到悔叛之情復起難測又居人畜業布在原野戎夷性貪見則思盜防彼肅此又兵不堪渾流之際易相干犯駘之遠本未必樂去配州內徙後不肯從既其如此為費必大朝廷不許

源賀乞宥死罪責守邊書

高宗時為征南將軍荊州刺史上書曰

臣聞人之所寶莫寶於生命德之厚者莫厚於宥死然犯死之罪難以盡恕權其輕重有可矜恤今勅寇遊魂於北狡賊負險於南其在疆場猶須防戍且愚以為自非大逆亦手殺人之罪其坐贓及盜與過誤之愆應入死者皆可原命謫守邊境是則已斷之躰更受全生之恩徭役之家漸蒙休息之惠刑措之化庶幾在茲虞書曰流宥五刑此其義也

任城王澄乞先自備表

聖太后臨朝。遷司徒公侍中尚書令。時梁武帝屢相侵伐。澄

上表曰。伏惟世宗宣武皇帝。命將授旗。隨陸啓顙。運籌制勝。淮漢自賓。

常用勞心。志清六合。是故績武修文。仍世彌盛。陛下當周康清

治之時。豈得晏安於立默。然取外之理。要由勦圖人之本。先左

自備。蕭衍雖虐。使其民而窺覷不已。若遇我虛疲。士民凋窘。賊

衍年老志張。思播虺毒。此之弗圖。恐受其病。伏惟陛下。妙鑒在

位。聖德方外。皇太后揔御天機。乾乾夕惕。若留意於負荷。怨草

書之未一。進賢拔能。重官人之舉。擢賞忠清。旌養人之器。修干

戈之用。畜能虎之士。愛時鄙財。輕寶重穀。七八年間。陛下聖略

方剛。親王德幹壯茂。將相膺力。未衰。愚臣猶堪戎任。荷戈帶甲

之衆。蓄銳於今。燕弧與馬之盛。充物在昔。又賊衍惡積禍盈。勢

不能久。子弟暗悖。累逆口彰。亂亡之兆。灼然可見。兼弱有徵。天

與不遠。大同之機。宜須蓄備。昔漢帝力疾討滅。英布高皇卧病

親除顯達。夫以刃乘之。豈忘宴安。實以侵名。亂正計不得已

今宜慕二帝之遠圖。以肅寧為大任。然頃年以來。東西難寇。艱

虞之阻。首尾連接。雖尋得翦除。亦大損財力。且飢饉之氓。散亡

莫保。收入之賦。不增。出用之費。彌衆。不愛力以悅民。無豐資以

待敵。此臣所以夙夜懷憂。悚息不寧者也。易曰。何以守位曰仁。

何以聚人曰財。故曰財者。非天不生。非地不長。非時不成。非人

不聚。生聚之由。如此其難。集人守位。若此之重。興替之道。焉可

不慮。又古者使民。歲不過三日。食壯者之糧。任老者之智。此雖

太平之法。難卒而因。然妨民害財。不亦宜戒。今墉雉素修。既軍

崇列。雖府寺膠熟。必有未周。大抵省府粗得底。懸理務。請靈

塔。俱足致虔。講道。唯明堂辟雍。國禮之大。來冬司徒。乞至請籌

量。減徵。專力經營。務令早就。其廣濟數施之財。酬商互市之藝

凡所營造。自非供御切須。戎仗急要。亦宜微減。以務阜積。庶府

無橫損民有全力。夫食土簋而媿德昭寢，卑室而禹功盛，意蓋麗而楚力衰，陶宮壯而秦財望存亡之由，灼然可觀。願思前王，一同其功，畜力聚財，以待時會。

路思令上選將練兵疏

肅宗時為尚書右民郎。時天下多事，思令上疏曰：

臣聞國之大事，唯祀與戎。戎之有功，在於將帥；三代不必別民，取治不等。五霸不必異兵，各能剋定，有湯武之賢，猶須伊望之佐。堯舜之聖，尚有稷契之輔，得其人也。六合唾掌可清，失其人也。三河方為戰地，何者，動之甚易，靖之至難。切以此年以來，將帥多是寵貴子孫，軍幢統領，亦皆故義，託附貴戚子弟，未經戎役，至於銜杯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攘腕，便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怖懼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銳彊，壯居後以安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不集，任平質之將，驅不練之兵，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欲令不敗，豈有得哉？是以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又怖敵，遷延而下，進國家便謂官号未滿，宜爵屢加，復疑賞賚之輕，金帛日賜，帑藏空虛，民財殫盡，致使賊徒更增，膽氣益盛，生民損耗，荼毒無聊，主歎臣哀，何心復食？臣雖位微，竊不遑舍。臣聞孝行出於忠貞，節義率多果決，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今若捨上所輕，求下所重，黜陟幽明，賞罰善惡，搜徒簡卒，練兵習武，甲密弩彊，弓調矢勁，謀夫既設，辯士先陳，曉以安危，示其禍福，如其不悛，以我義順之師，討茲勅逆之豎，豈異厲蕭斧而伐朝菌，鼓洪爐而燎毛髮，雖愚者知其不旋踵矣。

孫紹陳軍國利害表

貞光初為徐充和余使還朝表陳軍國利害曰：

臣聞文質互用，治道以之。緝熙誇陰，得時人物，以之通濟。故能事恢三靈，仁洽九服，伏惟陛下，應靈踐阼，坤明照物，率輔忠純，伊霍均美，旣政昇平之基，應成無為之業，而漠北叛命，隴右構

通中州。騷擾民庶。竊議其故。何哉。皆由上法不通。下情怨塞。故也。臣雖愚短。具鑒始末。往在代都。武質而治安。中京以來。文華而政亂。故臣昔於太和。極陳得失。具論四方。華夷心態。高祖垂納。文應可尋。延昌正光。奏疏頗上。主者收錄。不蒙報問。即日事勢。乃至於此。盡微臣預陳之駐。今東南有竊号之豎。西北有逆命之寇。豈得怨天實尤人矣。臣今不憂荒外。正慮中畿。急須效張以寧其意。若仍持疑變亂。尋作肘腋。一取大事去矣。然臣奉國四世。欣戚是同。但職在冗散。不聞樞密。寧濟之計。欲陳無所。可謂經緯甚多。無機可織。夫天下者。大器也。一正難傾。一傾難正。當今之危。擗足之急。臣備肉食。痛心無已。泣血上陳。願垂採察。

### 李苗上討賊書

正光末。二秦反叛。侵及三輔。時承平既久。民不習戰。苗以隴兵強悍。且群聚無資。上書曰。

臣聞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積多卒眾。事宜持久。今隴賊雖有素蓄。雖據兩城。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攻。日有降納。遲則人情離阻。坐受崩遺。夫颯至風起。逆者求方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但天下久泰。人不曉兵。奔利不相待。逃難不相顧。將無法令。士非教習。以僭將。御墮空。不思長久之計。務奇世之道。必有莫敖輕敵之志。恐無充國持重之規。如今隴東不可。汧軍敗散。則而秦遂彊。三輔危弱。國之右臂。於斯廢矣。今且宜勒大將。深溝高壘。堅守勿戰。別命偏師。精兵數千。出秦積廩。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群妖自散。

眉山新刊十七史文







